

老家的味道

程灿萍

离乡多年，老家的人事渐渐模糊，但老家的味道，却如一根丝线将我深藏记忆里的珍珠一颗又一颗地串起来。

春天里，水荪耙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味道。三四月的田间地头，蛰伏一个冬天的水荪迫不及待地舒展着它们软绵绵、毛茸茸的身子，一大簇一大簇欢快地铺开。轻轻摘取最细嫩的尖尖，洗净后轻轻搓揉，倒进糯米粉，揉成耙后贴在柴火锅边蒸熟。刚出锅的水荪耙，如一枚枚祖母绿的玉碟，咬上一口，糍糯、爽滑，一股清香从鼻息抵达心间。

十八年前的春天，我从大学徒步到怀宁查湾海子家，在海子母亲的引导下，绕过一片金黄色的油菜地，到几块大石头垒起来的海子墓前拜祭。归途经过田埂时，老人家眼尖，竟发现了一大片水荪，那片绿色倒匙状的叶面上裹着一层白色的绒毛，阳光折射下，煞是可爱。于是我们忍不住上前采摘，老人家喃喃地说：“海子最喜欢吃我做的水荪耙了。”

过完三月三，就是端午了，与别地吃粽子不同，我们会吃小麦粑。老家以种水稻、吃米饭为主，新鲜小麦做出来的美味便格外解馋。小麦脱粒后，母亲用蒲篮挑选出饱满的麦粒进行清洗、晾晒，磨成面粉后用“粑告子”和面，接着盖上纱布发酵。接着上山从树上采摘“粑叶子”，清洗好后修剪成圆形，将发酵好的面搓成胖嘟嘟的小面团放置其上，一锅十来个，放到柴火锅里大火蒸。熟透后揭开锅盖，麦香、叶香冲击着我们的味蕾，顾不上烫手就抓上一个，咬上一口。

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做粑高手，她做的粑闻起来喷香，吃起来松软而有嚼劲。每至端午，母亲都会蒸十来锅，除了送给家里长辈之外，还会让我和弟弟带上二十个小麦粑、十个咸鸭蛋送给我们的两位老师。

相较如今的各种馅料月饼，我非常怀念小时候吃的大月饼，里面有冰糖，刀子切起来“咯噔、咯噔”响。每逢中秋夜，爷爷吩咐我和弟弟在门前池塘边的乌柏树下摆好小桌椅，母亲端上早已备好的大月饼和一壶茶水，一家人边赏月边吃月饼边喝茶，我对赏月喝茶一点都不在乎，只顾着跟弟弟争抢里面有大块冰糖的那块月饼。

我们一家过的最后一个圆满的中秋节永远停留在一九九八年，那年农历九月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



秋望 李陶 摄

们。那天早上，爷爷被大伯接走，卧病在床的父亲让弟弟买回来四个大月饼，我们以为每个人可以独享一个大月饼，但父亲却将每块月饼切成四份，我们一块一块地吃完。那晚我们吃得很满足，透过玻璃窗户我看见那晚的月亮好圆好亮。

一入冬，母亲开始准备年货了，冻米糖果是必不可少的。每年冬天，一个全身黑乎乎的男人带上炸冻米的工具——一个黑乎乎的大肚子铁罐，罐子下面有一个铁架子，架子里有一个炉子，是烧火的。罐子一头有个摇柄和气压表，另一头连着一根用来装炸好的冻米的麻袋。母亲端着早已簸好的糯米，拎着我们从山上捡来的松果。只见那人将糯米装进铁罐的大肚子里，将松果装进炉里点燃，摇了几分钟之后，看看气压表，大声说：“好了，小孩走远点！”便把铁罐的一头穿在麻袋里，抬脚踩在按钮上，只听“砰”一声，一股热气伴随着大米的香味迎面扑来。我们扑了过去，抓上一把，大口吃起来。

农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都会熬米糖，而且糖熬得好坏关乎着来年的日子过得顺利与否。所以母亲从煮饭，到拌麦芽，再到捂糖、熬糖的整个过程都不允许我们插手。临晚，糖稀终于熬成了，撒上冻米后，母亲就会对着院墙外吆喝一声，隔壁的姑娘们都会赶过来帮忙，不一会儿馒头大的“糖果”就摆满晒场。她们有说有笑，那一年里她们之间的磕磕碰碰就在这捏着圆圆的甜甜的“糖果”中化解消融。

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，在你一出神，一恍惚之间，已物换星移。如今的我远离故乡，我常用自己的方式将老家的味道呈现在家里的餐桌上，并告诉孩子：循着季节去生活，这样的人生就是一首诗。

暑天与痧气

沈东海

以前，乡间多奇人。如看风水的先生，凿碑的石匠，盖房砌墙的泥瓦匠，打家具的木匠，做竹器的篾竹师傅，还有磨豆腐的……他们身份卑微，手艺精湛，代代相传。

时代飞速发展，在这众多行当里，受冲击最大的，莫过于那些土郎中。这些土郎中平日为农，为贩夫走卒，一旦有人找上门，便给人施治。因此，他们手上都有一二绝活，如给人治蛇毒的，看疮毒的，使针灸的，搞推拿接骨的……而暑天给人看痧气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而今天的年轻人夏天中暑，不是去药房买点药，就是去医院挂盐水，再就去养生馆拔罐，但大多效果不好。而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那一套，已少有人问津。

乡间的痧气一般有这几种治法：刨（刮）痧气，扭痧气，提痧筋，挑痧气。刨痧气偶还可见，一般用一个瓷调羹，沾了水，在人的脊背等处刨刮。人有没有中暑，一刨一刮便可知。中暑的人，刮过的皮肤表面立马开始变色，用宁波老话讲：“像杨梅一样，擦紫。”颜色越深，表明暑气越重。而扭痧气就显得有点粗暴。一般用人的食指和中指沾了水，在人的眉间、脖子两侧，用力拉扯，配上扭痧者飞快的手速，顿时发出清脆的“啪啪”声。这时，受治者开始大呼小叫，杀猪一般哀号。

相对于前二者，提痧筋知道的人少，更少有人尝过它的味道。我奶奶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以前村里常有人请她治疗，特别是那些体肥之人。这手艺难的是要会找人的筋路，且能准确无误地捏到——体肥者相对而言，难度就高很多。提痧筋的筋，一般有这几处：脖子后、肩后、肩胛骨下、腰背的两侧，各有一条。施治者用五指指尖，略用力地触着你的肌体，快速地在筋处游走，一边不停提捏。暑气越重，筋越僵硬。一阵提捏后，多数受治者开始连连哀叫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可奶奶立马接话道：“再忍忍，痧气没提出，好不了。”一阵提捏后，奶奶还会在患处用手轻轻揉搓，缓解疼痛。小时候，有次旭东堂弟人整天瘪兮兮的，去医院挂了好多天盐水也不见好。那天，他爸带着他来见奶奶，奶奶一顿猛操作，把旭东提捏得连滚带爬，连喊不要做了，可无奈双手各被他爸和奶奶捏住，他无路可逃。就这样，他大哭一阵，又出了一通汗，第二天就好了。

痧气去过之后，一般都会给患者吃几个陈年杨梅。这杨梅是从陈年的杨梅烧酒里取出的，据说年数越久越好。它在老一辈人眼里是个宝，除了解暑，还可以止泻，治莫名的肚痛等。

这三种治痧气的方法，还都属雕虫小技，只要肯学并不是难事，要说最神奇且又神秘的，非挑痧气莫属了。我同学周海潮的爷爷，曾住在奉化一个大镇，挑痧气非常有

名。他平日里是镇上毫不起眼的抬棺人，发大水的时候又干撑船的营生。他家里一直珍藏着一套挑痧气的工具，祖传无疑。这东西海潮见过，一个不起眼的小竹筒，里面装的是一个羊皮卷，羊皮卷里包的是一套亮闪闪的东西，有各种小刀，长长短短的银针等等。据海潮说，那刀前刃很短，后面是可握手的柄，大概七八厘米长。因他爷爷是抬棺人，在小孩眼里本就恐怖兮兮，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就越发吓人。除了这些，他爷爷手上还有酒精灯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而人一旦中暑，自己走来，或被人抬去，他爷爷略一观察，就开始操刀，不是用针扎，大多用银闪闪的刀，根据患者的病因或病情轻重，在患者的额头、下巴、脖子、手足、背部，甚至舌头底下，直接挑出血来。血淋淋地看着疼人，而患者却不觉得疼。这样施治过一次，一般下午来，第二天就可以下地干活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除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小镇，附近很多镇里的人，都慕名而来。海潮说到这，不无遗憾地说：“爷爷走时他还小，那时不知这手艺的价值，而他爸也只略懂一点。这手艺在他爸这一代，算是失传了。”之后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就再也没见过，甚至没听谁说起用这种方法给人治痧气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另一个老同学的小爷爷，他曾是九龙湖上周人，在乡间用土方治蛇毒、烫伤有奇效，有时医院看不好，经他一施治，手到病除。可后来这手艺后继无人，也失传了。他小爷爷活着的时候，还种过一种草药，不知名，谁家头痛脑热、拉肚子等，一吃就好。而那时，老同学顽皮得不得了，常被马蜂、“洋辣子”蜇了，拿它的汁液涂在患处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不痛不痒了，神奇得不得了。

在乡间，这样的医术还有不少，如用棕榈丝“戏”眼睛（疏通泪管），用土方敷治“缠身龙”，用药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等。因这些手艺在乡间诊治的人少，又是非营利性，看好了乡民随意给点钱，或拎一篮子水果感谢，赚不到什么钱，年轻人不愿学，终于后继无人。这些有价值的土方土术，本可作为中医极大的补充，却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

